

如何写一个反俗套的穿越故事？

一

2009 年初春。我在走廊上发呆，一个女生走过来，她告诉我，她来自未来，在 2009 年的夏天，我会死掉。

当时我很吃惊，因为最近好像没有精神病院没看好病人的新闻。我说：姑且相信你吧，但你是？

她说：上节课转到你们班的，我叫何露。

我说：上节课我在罚扫地，难怪没看见你。

她说：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吧，不然等你一死，大家回忆起你，不是在擦玻璃，就是扫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干保洁的。

我说：我热爱这项环保事业。

她说：你还是这么嘴欠。

我来了兴趣，我说：在未来，我有钱吗？我有几个老婆？

她摇摇头，说：你死在七月份。坟头草老高了。

我说：打算怎么拯救我？

她说：穿越时空的基本法则，是不可改变历史进程。

我说：所以。

她说：所以？

我说：所以你是来看着我死掉的？

她想了想，居然很认真的说：是啊。

我转过头去，不搭理她了。

二

何露到底是不是未来人，这是个问题。我好几次去找她，没等我开口，她拍拍我的肩，一脸严肃的对我说：哥们，你反正都要死了，就别问我期末考题了，好吗？或者，用看智障的目光看着我，对我说：如果我知道彩票号码，你觉得我会一天天用走的来上学？

当高中生是很无聊的一件事，和神经病聊天就有意思多了。我打定主意，要在夏天到来之前，从她嘴里挖出我的死因，当然，对于我会死这档子事，我完全不信。那年我才十六岁，我坚定的认为，我会永远年轻，只有我搞死全世界的份。

我走过去，敲敲桌子，问何露：请教一下，你和那个死掉的我是什么关系？

她说：朋友。

我说：哪种朋友？

她说：你觉得呢？

我说：欠你很多钱的那种吧。

她说：你去给我买瓶汽水，我就给你讲讲。

我麻溜的飞奔下楼，买了瓶可乐，当我气喘吁吁的跑回来，就看到何露坐在窗户边，出神的望着学校的操场。

何露抿了口可乐，很小心的把瓶盖拧上，絮絮叨叨的说了起来。

她说：我和你曾经是高中同学。高二的夏天，你死了。死因，不能告诉你。

我说：知道，不可改变历史进程。

我想了想，又说：不对，那现在班里岂不是有两个你？

她说：是的。

我左顾右盼，说：哪呢？哪呢？

她说：别看了，我改名字了，也整了容。

我说：你可真够下血本的。

她说：这一切是值得的。

我说：就为了看我死？苍天啊，我一个热爱学习的五好少年，到底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

她愣了愣，低下头，说：你别问了。

三

难道，那个死掉的我非礼过她？我这样想，是因为非礼被当街枪毙的吗？

何露好像总是对我很愧疚的样子，我有次好奇的摸了摸她的脸，问她，何露，去哪整的，就和真的似的？她也没有像其他女同学一样一巴掌盖死我，而是别过头，说：别闹，给我买可乐去。

她很喜欢喝可乐。恰好我很喜欢逃课，老师看我们玩得近，每逢我消失在课堂，老师就对何露说：去，把叶小白给喊回来。她甩着马尾跑到教学楼顶，我正躺在天台晒太阳，身下铺着一张塑料毯子。

她说：你在做什么？

我说：做光合作用啊。

她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说：过去一点，你挡住我阳光了。

我丢给她一瓶可乐，她有些诧异。

我说：喝吧，刚买的。

她举起瓶子，对着太阳看了一眼。小城里的云很多，下午的阳光还不算刺眼。

她说：瓶盖是开着的。

我说：帮你拧开了。

她说：你没往里面吐口水吧？

我说：大姐，我是怕你拧不动。

她抿了一口，说，谢了。

她伸开双手撑着地面，仰望天上的白云。

我说，喂，那个死掉的我，也喜欢逃课么？

她说：是啊，你因为逃课，罚扫地的日程都排到高三毕业了。

我说：过奖了。

她说：哪句是在夸你？你刚死那会，老师还时不时念叨，这小子地没扫完就走了。

我说：后来呢？

她说：后来就没人提起你了。

我说：操，老子尸体还没凉，就全他妈忘记我了？

她说：要高考的忙高考，要教课的忙教课，大家都很忙。

我想了想，按她的说法，倒有点像是我被冻结在了那年夏天。其实这么看待死亡，也挺浪漫的。我永远在那个夏天里叼着冰棒，看着朋友们长大成人，而我独自摇晃在十六岁的年纪里，无忧无虑，哪也不去。

小城里吹起了风，何露捋了捋头发。

我说：何露，你说的越来越像真的了。

何露没说话。

我说：我死后，我老爸老妈怎么样了？

何露低下头，说：你爸妈协议离婚了。

小城里依旧吹着风。

我突然觉得周围的空气有些凝固了。

我支起半个身子，对向她的眼睛，她波澜不惊的望着我，确切来说，是用她标志性的死鱼眼望着我。

我说：何露，你真的是未来来的，对吗？

四

我父母要离婚这件事，老爸老妈保密工作做的很好，如果不是我在他们房间里偶然发现了那份离婚协议书，大概我这辈子都会不知道。只等我某天醒来，身边留了个字条：儿子，你是个大人了，接下来，就靠你自己了。爱你哦，么么哒。而我一脸懵逼的发现自己正躺在垃圾场里。

离婚协议上面写着：等到我考上大学，他们就自动解除夫妻关系。

从此我养成了逃课的良好习惯，考试交白卷，上课打瞌睡。倒不是自暴自弃，我横竖就不考大学了，读上十年八载的高中，看我们仨谁耗得过谁。

按说我这么用心良苦，二老起码要打断我一条腿。然而到了后来，老爸也不打我了，我拿出一张零分考卷，用「快打死我呀打死我呀」的眼神希冀的看着他，他签上名字，说：加油哦，儿子。说着用和蔼的目光看我一眼。

我不甘心，狂奔到厨房，我妈在做饭，我一股脑把老醋生抽全砸了。

我妈笑着对我说：傻孩子，妈今天做的是泡面。

我终于崩溃了，高喊着我不要吃泡面啊跑出了家。

我在街上游荡，周六的中午，没有什么路人，大概是都回家吃午饭了。

那天，我突然很想去找何露，这才发现，自己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。

五

我在网吧里坐了一下午，快到傍晚的时候，感觉身后站了个人。

我说：装备还可以吧？

何露说：这游戏后来倒闭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大姐，你就别剧透了，行吗。

我下了机，给她买了瓶可乐，两个人走出网吧，在河边走着。我抱着个面包，有一口没一口的啃。

我说：有点好奇，你平时住哪？

她说：这和你无关。

我说：我想死得明白一点。

她说：看开点。

我说：好的，谢谢。再问一句，我死的时候，没毁容吧？

她说：死的和麻辣烫似的。

我想了一下，总之，火灾可以排除了，不然应该死得像羊肉串。

我们走到河边的一处长椅，坐了下来。时近傍晚，路灯已经亮了。河风断断续续的吹来，这里的空气很凉爽。

我说：我死了以后，那些暗恋我的女生伤心吗？

她面无表情的说：这个笑话很冷。

我抓了抓头发，说：真是失败啊。

何露说：嗯？

我说：还好死的早，不然我的人生，真的太失败了。

她突然指了指河面。我放眼望去，一览无遗，水流平静。

我说：怎么了？

她说：临死前，做点有意义的事吧。

我说：这跟这条河有什么关系？

她说：手酸，随便举一举啦。

六

何露答应我，在阻止我父母离婚这件事情上帮我。

她回忆了一会，慢吞吞的告诉我，他们俩会离婚，似乎和出轨有关。

我坐在教室里，抓着脑袋想，到底是哪位出的轨呢？——我回来上课是何露要求的，她说，凡事都有代价，你呆教室里，就当是为社会安定做贡献了。

我问她，凡事都有代价，穿越时间的代价是多少？

她想了想，说：时间线的不可重逢。

我张大嘴巴，我说：没听懂。等等，不是整容吗？

她说：我只改了名字。整容是骗你的。你觉得一个人的二十六岁和十六岁，看起来会一样么？

我难以置信的说：那也不会差别很大吧？

于是她终于难得的笑了笑，她说：叶小白，你不知道女人都是会化妆的吗？

七

会出轨，必然有出轨对象。连续几天，我跟在我妈后面，发现我妈不是在看电视，就是在打扫房间。我爸更离谱，正常上下班，唯一的娱乐就是去和哥们打麻将，总不能我爸和他哥们出轨吧？

顺带一提，中年人的生活可真心酸。

我对何露说：他们不像出轨该有的生活状态啊。

何露说：感情破裂都是这样，看着相安无事，其实心里隔着大洋彼岸。

我说：也不知道小三到底在哪。

何露说：捉奸在床没有意义，让两个人恢复激情才是真的。

我长长的哦了一声。

何露脸红了一下，说：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

我说：你也太了解我了吧？

周末，我和何露一同出现在菜市场，她穿了身连衣裙，我校服都没换，目瞪口呆的看着她。

她走过来，说：怎么，傻了？

我说：你画风一下变成大姐姐了。

她说：走，弟弟，陪姐姐逛街去。

我买了一束花，何露买了一条皮带，两人捧着各自的礼物出来，并肩走在街上。其实这些都是给我父母买的。我的钱就够买花，皮带的钱，算是欠何露的。

我说：等我死了，用遗产还你，好不好，遗孀？

她白了我一眼。

八

我坐在房间里，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礼物被我分开放了，假装是他们各自送给对方。他们两人安静了一会，说了些什么，后来，他们开始压抑着声音争吵。

我突然觉得很无力。

我推开门，客厅顿时恢复了安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老爸翻开了张报纸，老妈折好换洗的衣服，对我说：要出去？

我穿着鞋子，头也不回：出去见情人。

我在街上狂跑，不知道何露在哪。但隐隐觉得，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。

我跑着跑着，没了力气，气喘吁吁的停下。

前面走来一个女生，是穿着校服的何露。

她说：大晚上，跑步锻炼身体呢？

我说：何露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？

她愣了愣。

我说：想见你一面，太难了。

她说：是吧。

我说：就真的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吗？

她好像回过神，略带慌张的说：啊，就你家附近的小巷子里。

我们沿河边走着。

我说：何露，死，是什么呢？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么？

何露说：是永远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。

我说：如果能停留在最幸福的那一刻，不是很好？

她摇摇头，说，幸福，是因为知道明天会更美好。没有未来，其实是一种酷刑。

我说：你放弃未来回到过去，也很痛苦吧。

她说：快结束了。

我算了算时间，确实，距离七月，我的死期，已经很近了。

我说：他们还是吵架。

她说：你不会把礼物送反了吧，你妈收到皮带，你爸收到花。

我说：和礼物无关，还是出轨的事。没有什么能阻挡，他们对出轨的向往。妈的。

河边的一条街上，有一家小卖部，我走过去给她买了瓶可乐，帮她拧开，她喝了一口。两人相识这么久，在可乐这件事上倒是越发默契。

她说：对了，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

我摆摆手，我大半年没看书，现在翻开作业，那个在地面上欢快运动的小滑块，已经不知何时上宇宙中欢快运动去了，让我写作业，还不如让我现在就去死。

后来，我在河边蹲了下来，点了根烟，深吸了一口。她瞪大眼睛问我：哪来的烟？

我说：刚在小卖部买的。

她说：掐了。对身体不好。

我说：得了吧，我就算想，也没时间得肺癌。

她伸出手，抓过我的烟，奋力一丢，丢进了河里。我扁扁嘴，算了，干脆拿出烟盒，也往河里一丢。六月的小城，汛期刚过，河面愈发平静，只发出轻轻的落水声。

我对何露说：大姐，讲讲未来吧。我的同学们都怎么样了？

何露说：去了全国各地，工作学习。有些西装革履，有些衣不蔽体。

我说：他们还会回母校看看么？

何露说：偶尔吧，后来学校被拆了，也就没什么人回来了。再后来，同学聚会，比车子，比房子。

我说：失望，还以为我们会永远纯洁。

她说：天使来到人间，最后都会变成人。

我说：那我父母呢，离婚后怎么样了？

何露沉默了好一会，说：有了各自的生活，过得都很好。

我有些难以理解，后来想了想，大概是没有了我，他们也终于能没有牵挂的走向新的生活。

其实，能够死在十六岁的夏天，也挺好的。永远在蓝天白云下叼着冰棍，自由自在。死亡就这样庇佑着那个少年，不必面对时过境迁的废墟。

那天分别的时候，何露突然叫住我。

她说：叶小白，你要好好学习。

我挥挥手，说：知道了。临死前答应的事，我都会办到的。

九

我又开始念书了，本想去向何露请教，没想到她早把知识点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两个智障似的去找老师，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，抬起头说：爱学习，是好兆头。但你们怎么看着像早恋呢？

我摆出一副含笑九泉的样子，说：老师，我这得算黄昏恋啦。

六月的小城，很炎热，蝉鸣蛰伏了一年，陆陆续续的出现在树荫底下。离七月不到一个月了。这段时间，我的同学们惊奇的发现我雷锋附体，帮忙打热水，帮忙做卫生，而我总是擦擦汗，送给他们一个葬礼一定要来哦的眼神。

他们心领神会，说：放心吧，作业一定会借你抄的。

操，老子那么像不学无术的人吗？不过，算了，时候一到，大家都会明白。

我在六月的中旬失了眠，整夜无言的看着窗外的月亮。何露说，失眠是因为想得太多。我往何露住的地方望去，静悄悄的，窗子口亮着灯，原来女生也会失眠。

某个晚上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敲开了父母的房间。

他们睡得迷迷糊糊，问我，怎么了？

我把身体隐藏在黑暗中，说：爸，妈，其实我都知道。

什么？

我说：离婚不必等我了。

他们安静很久。

我爸说：儿子，我们至少等你长大。
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不必等，到了七月，阵痛过后，你们的生活都会变好。但不知为何，话到嘴边，觉得嗓子眼被什么东西梗着，低下了头，小声的说：谢谢，谢谢。

何露说的是对的，不可改变历史进程。我应该把争吵和悲伤留下，站在时间的屏障里，目送他们走向各自该有的美满。那是他们应得的，我不能自私的将之夺走。

十

何露问我：考了多少？

我报了一个分数，说：进步了一百名，厉害吧？

她说：废话，你之前年段倒数。

我委屈的说：就不能鼓励一下嘛。

她说：帅哥，再接再厉哦。

我说：算了，也没下次了。其实有几题我会做，就是时间不够，真可惜。

期末考过后，七月来了，学校给我们放了两个月的暑假。这让我和何露有大把时间出来瞎聊，她一直没告诉我具体死亡时间，想来也差不了几天。

老爸和老妈很高兴，特意做了一顿饭菜。老头子开了瓶红酒，问我：喝两口？我说：来，给哥们满上。他拍了下我的脑袋，说：没大没小。

我摸着脑袋，嘿嘿的笑。

他突然说：儿子，和你讲个事。

我说：嗯？

他说：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和她好好沟通。

我说：不用勉强。

他说：真心的。而且，我还没说是不是就不离了。至少，和平共处，积极沟通。

我说：嗯。

他说：其实你妈挺美的……

我说：废话，这我不知道？

我们干了一杯，七月的傍晚，蝉鸣阵阵。楼下的小孩被父母带着，在街上嬉笑的打闹。老妈也喝了酒，脸上红红的，我用力的笑着，酒可真是好东西啊，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，让我能在离开之前，好好的感受这个世界。

十一

那天吃过晚饭，电视里在放新闻联播，楼下传来何露的声音。

她喊我名字，叶小白，时间快到了。

我打了个招呼，跑出了家。

何露凑过来闻了闻我，说：喝酒了？

我说：陪我爸喝的，怡情，怡情。

她说：他们怎么样了？

我说：好点了吧。不容易啊。

她点点头，沉默不语的往前走。

过了一会，她回过头，发现我还站在原地。

而我闭着眼睛，等了许久，我死了吗？不确定，又睁开眼睛，还是那个小城。

我指着自已，说：你看我现在像麻辣烫吗？

她摇摇头，绝望的说：还要再过一会。你是白痴吗？

我说：哦，不早说。

我和她沿河边走着。

我说：现在，可以告诉我死因了吧。不然我该怎么弄死自己？

何露说：车祸。

我说：原来我这么不注意交通安全。

何露说：不是的。

十二

何露说，那年七月，她去买可乐，一辆卡车驶来。她躲闪不及，我跑过来推开了她。她得救，而我被卷进了车底。

我点点头，站到路口，等待那辆撞死过我一次的车再一次撞死我。

我说：对了，一直想问，如果真的改变了历史进程，你会怎么样？

她说：会消失。

我说：怎么个消失法？

她说：你没有死，我就没有了回到过去的动机。穿越时间这件事就不会发生。

我说：一个字都没听懂……

她说：以你的智商，确实很难解释。总之，我会回到未来，回到我的时间线上。并且忘掉一切，因为我不会记得任何没发生的事情。大概只是模糊记得有个姓叶的同学，考上一所叫不出名字的大学。

她说：你和我时间线，不会再重合了。

我说：我也会忘记你么？

她说：会的。

我说：真悲伤。

她说：人长大了，都是这样。

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被冻结在十六岁的夏天的少年。如果人死后还有意识，知道那个得救的姑娘一直思念着他，他大概会很高兴吧。

我说：何露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名。

何露说：叶小白，再去给我买瓶可乐，我就告诉你吧。

我点点头，走向附近的小卖部。

身后一辆大卡车隆隆驶过，惊起了地上的石块。

夏夜，空气里总是有若有若无的水气，我仰起头，望了一眼天空，星空在这个小城的头顶慢慢的流动着，悬挂着深蓝色的云。手里刚买到的可乐，很冰，不知道星空触摸起来，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

我回头望去。街的对面，何露已经不在那了。

那是我的十六岁夏天，时间缓缓流动着，如星云一般流动。我喝了一口可乐，踢着一颗石头，一步一步的走回家。

